

繹志

三

卷七

諫諍

功載

吏治

選舉

朋黨

辨姦

卷八

教化

愛養

租庸

雜賦

導川

救法

治盜



繹志卷七

主竟陵石莊胡承諾誤

諫諍篇第十七

世之盛也人主過舉有限朝之秕政無多無俟乎煩言
故亦不至瀆聽道之衰也穢德日滋敝政實繁言者遇
事便發不計其多聽者積累增憾必決其怒故亂世章
奏比常較多人主覽之比常加怒若周昌以漢高爲桀
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臣言激切旣非進諫之經人主
優容尤出恆情之外千載一遇不可爲法其可法者臣
懇款敷納主虛冲聽覽爾聽言之法宜識其情親狎之

臣多安悅疏遠之臣多恐懼安悅則有懷必盡恐懼則
所懷未必盡也主綜核嚴急諫官必攻大臣圖得其處
主溫仁寬厚諫官敢言人主之過以彰其直實陰爲權
臣地以託其身此情之淡者不可不察也凡逆耳者多
忠順旨者多私人臣非忠愛不肯逆君非有所希冀于
君亦不肯爲佞也新進之言可聽者少老成之言可聽
者多新進喜紛更而好搏擊老成義理淡而更事熟也
無稽之言易於罔上有徵之言難于誣善故無稽者聖
主所擯有徵者君子所資也昌言于庭使人共聞者公
也而造膝之言亦有甚公王旦薦準而準不知是也陰

有奏請不使人知者私也而顯言於朝亦有甚私李林甫仗馬之說使眾聞之是也在朝之臣知無不言者公也而慷慨論事亦有不公黨於權威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其人也職事之內有懷不盡者私也而職所不在懇懇敷陳者亦私宗社之慮出于嬖臣之口者其事也患在朝廷者更張搖動所係甚大非原始要終莫能保其必行患在邊圉者宜擇人而任之俾適往以圖方略若但論列指畫于朝端不見有益也人臣致主之言合于天道則天道爲之助合于羣情則羣情爲之助患其說不義不患其無助也患其志不堅不患其不遂也以溫

柔敦厚爲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於撓
鱗折檻而其爲術窮矣高宗得傳說置諸左右其任不
止於諫官命以朝夕納誨猶之乎諫職也古者卽以大
臣司補袞之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非直命小臣也禹皋亦在其中矣當時所謂昌
言者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所謂無面從者左右
斯民以成其德宣力四方以致其養明章服以肅吏治
聽治忽以達幽隱蓋海內之事無一不待臣言朝廷之
上無人不責以言事也且諫之爲道貴乎見聽不貴相
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

不若優人巧笑而與入也諫官攜手而俱去不若微言而回天也左師觸龍在趙潁考叔在鄭未必積誠于平日而能割母后所深愛返大隧于永誓足稱君子之心矣禮不顯諫信有之矣然諫章之詞雖不必聞于人所言之效則天下可其見不可以造膝之名掩塞默之實凡所云弊端未去宵佞猶在皆諫官塞默之明徵也天下詎可欺欺諫有其時有其職非所言而言猶非所默而默也陽城旣爲諫議良久無聞朝士爲論譏之亦不屬意至於賢相之貶率同官伏闕力爭欲相奸臣誓以裂壞白麻痛哭于庭此擇其大者言之小者不必

言也。呂祖儉曰：「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蓋職所在，言之職所不在，不必言也。二公之義，皆可法也。自古無道之君，或以佞臣監謗，或自聖而羣起和之，或設不急之令，以深入人罪，或強詞辯詰，以奪正理，或勉強受諫，終不能平。必欲深折直士之氣，以儆將來。至于殺諫臣而惡盈矣。衰世所不恆有也。有則必亾。蓋諫臣之死，忿怒于主心者少，媒孽于奸臣者多。搏獸之犬，狐不愛焉。其主豈不愛之？所以必欲殺之者，必非心知其善而棄之也。必深惡于中，亟欲去之也。何也？其媒孽者，深也。天子

之尊不能保其所愛使人以所惡殺之尙何以自立乎
是以亾必促也夫以人君之尊一旦聞諫臣之言悚然
甚懼幡然改過亦云甚難光武雖得諸鮑永猶失諸馮
衍要使其過不畱滯於胷中則直言易入故爲君者常
知理無不在則聽納之際不施以慢易而覽省詳矣好
實德而遠虛譽則居心必誠取人必以實行聽言亦必
求實效矣常思己之喜怒不以類事之得失不可追則
省覽之際警悟必深莊言上達巧佞自退不煩屏逐斥
遣而左右臣鄰莫非忠信之士矣其以諫爲職者亦當
議本先王言合大道出入經史有關社稷然後有益于

君父無忝於官常若義理無源探索易盡義理未精執持不堅略舉淺末之指行以固陋之說近小之患雖能言之其實無益於國至于遠大之患非蔽於不知則沮於自匿所以有築室道謀之譏不學牆面之恥也凡進言人主之前列款啟陳不如因事駁正列款者多以報聞見罷託諸空言駁正者猶以就事論事施行有日也漢人就事論事宋人列款言事故漢之章奏甚少多見施行宋之章奏猥多率歸廢閣也爲人主者大事不敢自專又不聞眾論之當否而常至于不決不決必廢弛廢弛旣久亦敗壞矣小事可以自專常不樂盡下矜其

獨斷或至失策失策既多積小而成大亦敗壞矣一事
有一事之成法朝廷之上大抵依成法以決事雖有臨
事之采訪皆以故府爲規模而非此事之肯綮一官有
一官之職守朝士雖眾分曹而理不過數人不在其職
則曰非所宜言雖有滿朝之聰明實則數人之智慮何
以博觀而弗遺且人臣立朝順從而益君者少拂逆有
益者多拂逆而損君者少順從有損者多然而君固喜
其順從不喜其拂逆也是以文侯懸琴以爲符不補旒
以爲戒稱美書傳也且人臣進言有爲畫一之說者有
爲嘗試之說者畫一之說不可轉移者是也嘗試之言

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顧主意然否東西易位以售其私
向則道之違則避之其道之也煩言累詞紛而不可擇
不擇則聽眩眩則售矣其避之也移此儷彼似而不可
怒不怒則色霽霽亦售矣是以小人無必不可聽之言
君子有必不可行之說也然欲開言路必禁賄請賄請
苟通則諫官彈劾適爲司黜陟者淵歐魚耳甚且相與
爲項背諫官發其端司黜陟者居其間各得所欲而罷
矣其或英明之主用意過密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入
之罪必疑受賂于是下人窺其微有言責者皆迎其喜
怒于內而矜其風采于外名爲弼違補闕實則從欲順

旨矣古之賢王道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逐焉後世又不然不使以言獲罪而假諸他事以致其罪此人主之過也上古之臣以諫爭盡職事中古之臣以諫爭邀名譽晚近之臣以諫爭得禍患趨而愈下諫爭之名卽逢迎之路也此人臣之罪也李泌請罷拾遺補闕蓋有激乎言之也夫給事御史人主所選擇也然其人有限也在朝之臣工天下之毗庶有心有口皆足慮事上聞此其人無限也虞廷所云納言者天下之人皆可言而一人領之非天下之人皆不當言而數人言之也以臺諫所言正朝廷之得失以

四方所言察天下之利病當無遺意矣君相議政之際
諫官得以與聞得以駁奏或有闕失先事正之天下但
覩朝政得宜不謂諫官失職則臣主俱美矣若夫已行
之詔令已命之除授從而論列是非天下其歎諫官之
激訐議人主之多過則上下皆譏焉逸詩周道挺挺我
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夫與賢者議國是不取必
兼才明事機者可與其議綜世變者可與其議心存敬
畏者可與其議長于治事者可與其議人主虛聽則此
眾多之才皆可兼濟拒而不錄疑而不信適違其所長
適窒其所短則此眾多之才皆歸無用不亦惜乎要以

立說之際後事易於前事雖不用其言而天下之執日以益泰此人臣所願也若後事難于前事雖暫用其言而天下之執必有大不可爲者在其後此人臣所不願也所不願而具官焉未必大有益於國也夫羣下論議無所不有循理與從欲其數適相半也循理之言按朝廷舊章達小民幽隱徇欲之言反綱紀開僥倖雖不盡然大率多由此類爲人君者未審將來之利害先觀有定之理欲理之所在常與利俱欲之所在常與害鄰從此之半勿從彼之半則所行皆善政矣循理窒欲不明徒欲博采眾論虛衷盡下者以羣言猥多益生遑惑專

己自是者常持所見與羣臣爭是非相爭之頃小人微用機權人主靡然從之名曰盡下實則專主一說所以盈庭紛爭終出厲民也

功載篇第十八

賞功者國之鉅典也人君操大利以賜天下行于當時卽爲福遺于後世卽爲道功臣夷大難以奠民生不獨勲在王府蓋亦恩及四方故有功必賞所以思往事也以賞酬功所以勉來事也思往事則益圖來事之勸勉來事則能成往事之終此人君與世臣相須爲治之心也故待功臣有二義其初不可濫其後不可刻天下旣

定人君居深宮之尊有怠安之執所以功次先後錫予
輕重苦多不嫌濫恩則不貴靳施則多遺況生平恩怨
豈無在人耳目者下吏迎合意旨隆所愛而抑所憎則
雍齒不侯小輩先遷其如之何豁達如高帝猶須數年
而後定其位次明察如光武得馮勤論次而後諸將始
服所以難也高祖之約非屬籍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
法者天下共誅之唐太宗著令族屬至親不得緣私與
功臣競後先晉襄公行賞死事之孤爲上舉賢次之戰
勝又次之其義皆可法也若襄王賞晉侯較平王加隆
矣平王無二路二服旅弓矢不至于無虎賁三百也以

此知備物之典歷世有加至於無物可加而九錫作焉
又致人不知感得之者轉生疑貳而抵鐵券於地皆積
輕之執所必然也故曰其始不可濫也漢封功臣百餘
至于太初未及百年僅存者五皆以子孫犯罪至於奪
爵明初藍胡之獄誅鋤萬數書勲之臣得尋帶礪之盟
申丹書之信者有如晨星靖難之後子孫猶存又以懼
禍之故不敢言襲替事是以孝陵元功延世絕少脫無
靖難嗣封踵起其後一代朝儀居西班而稱世爵者聞
其無人矣夫禍亂旣平人情安肆苟人主不推以赤心
略其微過昔時抱薪爇火卽此日拔劍擊柱也昔時跳